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編修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
入火自焚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
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
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本是焉丹臺錄云
爲崑林仙伯治南嶽山抱朴子云赤松子以
玄蠱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得乘煙上下也
玉屑服之與水餌皆令人不死

竈封子

竈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焚而隨煙氣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竈北山中故謂之竈

封子焉

竈封先生栖於蜀之青城山北巖黃帝師焉請問三一之道先生曰吾聞

天真皇人被太上勅近在峩峩達三一之源可師而問之也因以龍躡經授黃帝黃帝受之能榮雲龍以遊八極乃築壇其上拜竈君為五嶽真人使川嶽百神清都受事乃入峩峩北巖受皇人三一之道周旋海嶽車轍存焉又云黃帝封竈君主五嶽上司嶽神以水報刻漏於此是謂六時水陰時即飄然而洒暘時即無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
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
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鍼其唇下口中以
甘草湯飲之而愈後數有疾龍出其陂告而
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噉百草
華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時與市中
貨繳亦謂之繳父

偃佺

偃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
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
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
至二三百歲焉

賦三

方回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爲閭士煉石雲母
粉亦與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
末爲宮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
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回一

圓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其子部人言晉曰一

未為言錢鏗

人所共聞之室中與來並回外

錢鏗帝顓頊之玄孫因進雉羹於堯堯封於
彭城後謂之彭祖有子二人長名武次名夷
其所隱山後人名曰武夷山一云虞舜時尹

壽子傳道與彭祖一云錢鏗即彭祖有導引
術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下達指
末即體如常云上士異林中士異被服藥百
裏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為彭祖經列仙傳云

彭祖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一善導

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
不報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
迹云後昇仙而去一云鏗隱山中編竹爲戶
餐松爲糧能乘風御氣騰身踔空至殷之末
世已七百餘歲後七百七十七歲解化趙次

醜三

三

公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而得名按寰宇記
殷之賢臣彭祖顓帝玄孫至殷末壽七百六
十七歲今墓北故邑號大彭廬山名賢傳云
彭鏗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
徧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

化爲雙龍冲天而去或云今江濱有釣魚臺
本彭祖遺迹也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市上補履數十年人
不知也後竒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
得惟梁母得其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
別列數十火而昇天西邑多奉祀之焉

師門

師門者嘯父之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
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

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
祀而禱焉還而道死

按劉恕通鑑外紀云孔甲好鬼神之事不
務修德諸侯多叛時天降乘龍有雌雄孔
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喪其

后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事孔甲能飲
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后韋之
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
而使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據道一之見
劉累恐即是師門未審是否因注於下以

俟後之高人討論

臣道一曰師門得道而仕於有夏遇君之不幸也孔甲始則殺而埋之終則感悟而祀之卒還而道死是猶孫策殺干吉而創裂姚萇斬王嘉而尋亡然王嘉即逢於隴

賊三

四

右干吉復見於鏡中師門且迎於風雨於道何損焉爲人上者可不謹諸使有道之君尊賢樂士寧得有此道德經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此之謂也

務光

務光

莊子務光作晉

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

根商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

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如何曰強力忍

垢吾不知他湯既克桀以天下讓於光曰智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

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

人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

非義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

莊子位作土

况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自沈蓼水

莊子云

水司馬作盧水在遼東
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已而自匿後四

歲至武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
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河浮山後游尚

父山

臣道一曰太僕既散而後有湯誓之師鳴

職三

五

條之戰儻非有道至人出於其間則千載
而下綱常蕩然矣以務光折湯之非明君
臣之分至於負石沈水處生死之際不改
其操其所以立萬世忠義之標杓者端在
於此其後有盟津之會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餓死首陽豈非本於光之道歟道德經
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愚則曰其不幸而有
昏亂也其亦幸而有忠臣也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爲木正三十餘年
而更壯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奉之其人云
常食松脂在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
時幸其室祠之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爲黃帝之師見周穆王善補

導之事煉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
氣髮白反黑齒落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

子師之焉

或曰容成公得御女之術握固不
泄還精補腦今不取此說蓋後世

謬相
繼也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夫得是道者上為仙失是道者下為鬼
容成公得此道眾妙之門也後世不得其
道而流於傍蹊曲徑抑末矣又極而至於
為御女之術乃託容成公以為辭誤也

呂尚

呂尚者冀州人也生而內智預見存亡避紂之亂隱於遼東四十年西適周匿於南山釣於磻溪三年不獲魚比間皆曰可已矣尚曰非爾所及也已而果得兵鈐於魚腹中文王

馘三

六

夢得聖人聞尚遂載而歸至周武王伐紂尚作陰謀百餘篇服澤芝地髓且二百年而告亡有難而不葬後子伋葬之無尸唯有玉鈐六篇在棺中云

葛由

葛由者羗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
旦騎羊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
山在峩眉山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
皆得仙道故里諺曰若得綏山一挑雖不得
仙亦足以豪

范蠡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桂
飲水爲越大夫佐勾踐破吳後乘輕舟入海
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
爲陶朱君財累億萬號陶朱公復棄之

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云

李元膺記范蠡學道於麗元山屬彭

州二十四化志云范蠡於北印山得仙

印疏

印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煉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

賦三

七

有卧石牀枕焉

介子推

介子推者姓王名光晉人也隱而無名悅趙宣子與遊旦有黃雀在門上晉公重耳異之與出居外十餘年勞苦不辭及還介山伯子

震晨來呼推曰可去矣推辭毋入山中從伯
子常遊後文公遣數千人以玉帛禮之不出
後三十年見東海邊爲王俗賣扇後數十年
莫知所在

涓子

涓子齊人好餌木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
於齊著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河澤得
鯉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
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也其
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馬丹

馬丹者晉狄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幕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入晉都候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風發丹入迴風中而去北

方人尊而祠之

平常生

穀城平常生不知何所人也數死復生時人以爲不然後大水出所害非一而平輒在缺門山頭大呼言平常生在此云復水雨五日

必止止則上山求祠之但見平衣帔革帶後
數十年復為華陰門卒

陸通

陸通楚狂接輿

一本作輿
同音餘

也好養生食橐盧

木實及蕪菁子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人

臧三

八

世世見之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
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
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
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肩吾見狂接輿接
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
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
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
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
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
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

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肩吾問乎連叔曰吾
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及吾驚怖其
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
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
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
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非形骸有聾盲哉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

萬物以爲一世斲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
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
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
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皇甫謐云接輿
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
至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蒲彭之
術浮游冀州涿一作陽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
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

水傍設祀果乘赤鯉來至祠中且有萬人觀
之留一月入水去今宣州有
琴高釣臺

寇先

寇先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
得魚或放或賣或食著冠帶好種荔食其葩
實焉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即殺之後數十年
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奉祀
焉

王子喬

王君名晉字子喬亦名喬字子晉周靈王有

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生而神異幼而好
道雖燕居宮掖往往不食端默之際累有神
仙降之雖左右之人弗知也常好吹笙作鸞
鳳之音聲貫行雲響滿宮掖白鸞朱鳳延頸
鼓翼集而聽之奇禽異鳥率舞庭砌以爲常

賦三

+

也一日天台山浮丘公降授道要使修石精
金光藏景錄神之法是時靈王二十二年穀
洛闔將毀王宮太子晉累諫不聽以其忤旨
遂退居別宮齋戒思道浮丘公密降其室賜
以靈藥接以登高山後數年友人林良遇子

晉於緱山之上謂良曰七月七日我當昇天
可與故人會別也至是良與故人羣官登山
見子晉棄所乘馬於澗下飲齧如初子晉乘
白鶴揮手謝時人昇天而去遠近觀之咸曰
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也因以爲王氏
是時羣官拜別迴拜所乘馬焉亦飛空而去
今有拜馬澗在焉子晉昇天爲右弼主領五
嶽司侍帝晨號桐栢真人理金庭洞天楚辭
離騷天問篇云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
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

鳴夫焉喪厥體註引仙傳云崔文子學道於
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蒹持藥與之文
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
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方輿記云
西山中峰最高頂即王子喬之遺壇在嶺側

職三

十二

今隸隆興府

幼伯子

幼伯子者周蘇氏客也冬嘗著單衣盛夏著
襦袴形貌歲異後數十年更壯時人莫知世
世來誠枯蘇氏子孫得其福力焉

世來始桂父丸方經其驗乃焉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
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
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
有桂丸焉

瑕丘仲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
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
敗仲死民或取仲尸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
被裹而從詣之取藥棄仲者懼叩頭求哀仲

曰非恨汝也使人知我爾後自北復來至甯
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人日得
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貧窮梁市
中賈人多欲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
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饑
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

所終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賣於都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柏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

蕭史

職三

十二

蕭受姓於殷至周宣王時有蕭欽者妻王氏皆富好道老君曾降其家以宣王十七年五月五日生即蕭仙也生而不事家業遊終南山遇異人授長生術且教以吹簫歸家告父母願入道父母強爲娶妻蕭仙云異人教我

勿娶當得帝女父母聽之宣王末史籍散亂
蕭仙能文著本末以備史之不及人以史目
之實無名也行第三浪迹入秦孟明之師從
軍引敗歸秦侯迓而哭之史在孟明側立甚
恭秦侯問敗師狀孟明不能答史代對甚悉
孟明免罪史之力也孟明歸史又放浪山水
間時秦侯有女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求得
吹笙者以配孟明以代對故薦為史因召見秦
侯問史云善簫侯曰吾女好笙子簫也奈何
史以不稱旨退女在屏間呼曰試使吹之一

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來
女曰是吾夫也願嫁之史曰女亦且吹笙且
三吹之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
合宴於西殿座中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簫
笙間奏曲未終鳳凰來下二仙乘之而去秦
侯惘然各孟明孟明遣人四方尋之至楚尾
吳頭有人見西山高峰男女坐而吹笙簫簫
者鳳栖其傍使者聞急訪之又冲昇矣後不
知其所之此其大略也

賦三

十三

赤須子

赤須子者，鄴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吏也。數言鄴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張君房迎而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絕粒。後住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羣，暮栖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錢，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雀

常止其傍

崔文子

崔文子秦時泰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成石父祠。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氣。民死者萬計。長吏告之。請救。

文子擁朱旛。繫黃散以詢民間。飲散服丸者。輒愈。所愈萬計。後去蜀賣藥。故世寶崔文赤丸。黃散。近於神焉。

朱仲會

朱仲會。稽人。漢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

書曰真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
度即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百金從
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至闕即去帝下書會
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
十枚輒去不知所之

賦三

十四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朔生三日而
父母俱亡後遊澤中有黃眉壽指朔曰此吾
兒也吾却食使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
年一易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漢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劔十六學詩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陳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二十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

昧死再拜上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帝偉
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
鄒侏儒曰上以汝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
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
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
居有頃聞帝過侏儒皆號泣頓首帝問何爲
曰東方朔云上欲盡誅臣等召問朔何恐侏
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三尺餘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

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臣言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價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
門稍得親近上常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于
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
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臣
以爲蛇又有足是非守宮即蜥蜴也帝曰善
復使連射他物皆中輒賜帛時有倖倡郭舍
人滑稽不窮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
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帝以朔爲常侍郎遂
得愛倖後帝與越王爲親乃使朔泛海求寶

委令一周回朔經二載乃至未至間帝問左
右朔久而不至今寰中何人善卜對曰惟有
孫賓者極明易筮帝乃更庶服潛行與左右
齋絹二匹往叩賓門賓出門而延坐未之識
也賓乃啓卜卦成知是帝惶恐起拜帝曰朕

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乃卜東
方朔也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面西招水
大歎到請詰之至日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
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探寶未得也帝曰七
日前卿在海中面西招水大歎何也朔曰臣

非歎別事孫賓不識天子與帝對坐帝深異
之朔後與友人書云不可使塵網名韉拘鎖
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
月之光華共輕舉爾王母嘗指朔與帝曰此
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挑此子昔

賦三

十六

爲太上仙官太上令到方丈山但務遊戲擅
動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螭陸行山崩海竭
太上斥謫使在人間近金華二仙及九嶷君
陳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乃信天下
神仙之事而淫色自縱殺伐不休受書六年

意旨自暢以爲神真見降必獲度世興起臺
館勞弊百姓每事不從王母之微言上元之
妙戒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柏梁臺災真
形圖六甲五帝靈飛十二事靈光生經並燒
失不存但帝先承王母言以五嶽圖授董仲
君又承上元夫人言以六甲授李少君書遂
行於世帝既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朔一日乘
龍飛昇而去劉向列仙傳云東方朔至昭帝
時時人或謂神人或謂凡人作深淺顯默之
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初棄郎

以避亂世置憤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

稽膏藥五湖智者疑其歲星精也西京雜記東方朔曰

天下無知我者惟曆官太史知之武帝召問之曰諸星皆在惟歲星不見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卧其

賦三

十七

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後以道聞

于上漢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

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為白石

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寘石羊於通

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臣道一曰道德經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
乎靜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
中脩羊公得之矣且化白石羊題其脇曰
脩羊公謝天子此又見其不忘知遇之意
道之深義之盡也

稷丘君

稷丘君者泰山中道士漢武帝時以道術受
賞賜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泰
山君乃冠章甫衣黃衣擁琴來迎武帝曰陛
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里左足果折上諱之

但祠而還爲君立祠復實百戶使承奉之

犢子

犢子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服之
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人
常過沽酒於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
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曾犢子牽一
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犢子
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甘美邑中隨伺
逐之出門共牽犢耳而走不能追也旦復在
市中數十年乃去見蟠山下冬賣桃李也

騎龍鳴

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
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以守之龍
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
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馮伯昌孫也此
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
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醜三

十八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
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

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焉邑令章君明餌砂
三年得神砂飛雪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
去

鹿皮翁

鹿皮翁菑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木工精巧舉
手能成器械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
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
思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
留山其傍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
且七十年菑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

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
乃辭遣宗族家室令下山著鹿皮冠遂去復
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溪父

溪父南郡甌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

醜三

十九

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
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
絕居山頂呼溪下父老與道生時事

山圖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道

人教以雌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道士問之自言五嶽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暮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櫟陽人漢成帝時爲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

人知而追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
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常求乞於長安市中市人厭之有以糞
洒其衣者其衣不汙如故長吏聞之試收繫
之人家室自壞殺十餘人

臣道一曰陰生之道爲萬世困窮無告者
設也彼市人家室自壞者蓋惡之貫盈殃
及之爾觀其爲惡不悛以凌辱孤貧爲意

可見其不仁之甚者如陰生特因其事以
示其化也非陰生害之也又如曹國舅之
隱悲曰王遁甲之墮勾者類皆此意道德
經曰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陰生
之道非以是乎

賦三

二十

子英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
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
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
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即大雨子英上

其魚背騰昇而去歲歲來歸故舍食飲見妻
子魚復來迎之如此七十年故吳中門戶皆
作神魚遂立子英祠云

服閭子

服閭子不知何所人也常止莒往來海邊諸

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賭瓜顧閭令擔黃
白瓜數十頭令瞑目及覺乃在方丈山山在
蓬萊山南後往來莒取方丈山上珍寶珠玉
賣之久久一旦髡髮著赭衣貌更老人問之
言坐取廟中物云復數年貌更壯好鬢髮如

往日時矣

文賓

文賓太丘鄉人也賣草履爲業數取姬數十
年輒棄之後時故姬壽老年九十餘續見賓
更壯他時姬拜賓涕泣謝賓曰不宜至正月

賦三

十一

朝儻見會鄉亭西社中邪姬老夜從兒孫行
十餘里坐社中待之須臾到賓大驚曰汝好
道邪知汝爾前不去汝也教令服菊花地膚
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姬亦更壯復百年
見云

商丘子膏

商丘子膏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
不娶婦而不老邑人多竒之從受道問其要
言但食术菖蒲根飲水不饑不老如此傳世
見之三百餘年貴戚富室問之取而服之不
能終歲輒心急慢矣謂將復有匿術也

子主

子主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漢江都
王自言甯先生雇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
以爲狂人也問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

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甯先生毛身廣耳披
髮鼓琴主見之叩頭吏致王命先生曰此子
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家當暴死女子三
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
中相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陶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
紫氣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
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
龍至期赤龍降大雨而公騎之東南上一城

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瀆煉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及賣之於

賦三

二十二

蒼梧滇江間累世傳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闕下卜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

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於山上
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
磨鏡局巡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
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貽之得
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家至戶到與藥
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
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
人曰吾還蓬萊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

水白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

阮丘者睢山上道士衣裘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葱薤百餘年

賦三

二十三

人不知時下嘗藥廣陽人朱璜有毒瘕疾丘與七物藥服之而去三尸後與璜俱入浮陽山朱璜發明之乃知是神仙也

朱璜

朱璜者廣陵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道士阮

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有真人之業可
度世也璜曰病愈當爲君作客三十年不敢
自還丘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九百日病下如
肝脾者數斗養之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
朗與老君黃庭經令讀日三過通之能思其
意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
復見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
止數年復去如此至武帝末故在焉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銍鄉人好釣魚於旋溪得白龍子

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
子明服食之法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
水而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上今屬宣州
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令上山半
所言溪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二

十餘年子明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黃鶴來栖

其冢樹上鳴呼子安

武昌黃鶴山上有黃鶴樓齊志云仙人子安乘

黃鶴過此

邗子

邗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

邗子隨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出山頭上
有臺殿宮府青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
婦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使還與成都令喬
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爲
龍邗子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

賦三

二十四

隨邗子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
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
西南數十里共奉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

產婦兒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
大寇赤幘守兒言我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
汝子木羽得仙母陰言識之後母生兒字爲
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去遂
過母家呼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後二十餘
年鴉雀旦旦銜二三魚著母戶上母匿不說
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英賣藥都市七九一錢
善治百病漢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

餘條問藥意俗曰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情
非主之所招王嘗放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
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俗俗之
身無影王乃呼著日中看實無影王以女聘
之俗夜亡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賦三

二十五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



